皇明末造錄

皇明末造錄二卷余得之於滬肆有常熟翁瓶生跋校其字蹟非真也當為仿校仿鈔攷是錄江蘇省國學圖書館書目有舊鈔本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云龍樹柏龍禪堂據謀日記永曆入緬甚詳別史之佳者世無刊本轉鈔於杭州丁氏嘉惠堂丁氏之書歸於江南圖書館謝氏所云則即今之館中之舊鈔本也今春檢書目以全核為全錄者此也然則翁跋所謂潘伯寅藏有是本系盛秋宜雨手鈔者又為丁氏舊鈔之所自出矣是錄余於今夏細讀不特於永曆入緬備載而明季

乙酉以後事實其在東南者皆不得其概畧甚矣是是其有以論之簡而事該全氏創之童氏定之忠愛見於楮墨誠良史也而氏姓復不詳俟再攷之

壬午秋七月約園題

皇明末造錄 上卷

舊京孤臣金鐘編輯
海濱遺民董本刪定

東南紀畧

（乙酉）弘光元年春正月朔、百官朝賀、夏四月、清兵南犯、督師史可法分兵禦之、斬首數百級、總兵乙邦奇戰死、邦奇舊隸黃得功麾下、拔之行伍中者、二十四日、清兵攻圍揚州、血書請援兵、不報、城陷、督師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死之、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屈、自縊死、妻楊氏、妾郁氏同死、五月初十日、清兵渡江、帝出幸、官民奔竄、京城失守、十一日、吏部尚書張捷、都御

史傷推垣自經死、妾朱氏孔氏從死、十二日、欽天監挈壺
官陳于階自縊、是日
駕駐太平府城外二十里、十三日、
上幸靖南侯黃得功軍、先是左良玉出檄清君側、引兵東
犯、得功奉命西拒良玉、清兵因得過江、是時得功駐師蕪湖、
上猝至、得功知大事已去、慷慨赴鬭、降清叛將劉良佐引
清兵追至、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拔劍自刎死、
帝陷敵軍、尋遇害崩、中軍翁之琪投水死、刑部尚書高倬、
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經署中、十八日、國子監吳可箕、經
死雞鳴山關廟中、二十二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
水中死、中書舍人陳爌、及其子舉人伯俞、戶部主事吳

虞作嘉唐

書刻本寔作楊馬

虞本作蘇

侯峒、同日死、禮部尚書錢謙益、薙髮叛降于清、有小瑞死于秦淮河、乞兒死于百川橋、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六月、南直隸郡縣皆陷、武進原任御史劉光斗、部郎莊應會、叛迎清兵入城、賣扇者欵敬竹、布衣石士鳳、同投池中死之、又一鄉民賣柴入城、聞薙至、棄柴船、躍入龍游河死、五牧當剃、烏薛史自縊死、諸生華元哲不食死、江陰縣典史閻應元、陳明遇、鄉紳戚勳、貢士黃毓祺、倡義、偕士民起兵城守、延敵百戰、斬清帥兩親王、馬步兵十萬餘級、堅守百日、力竭城陷、閻應元、陳明遇、戚勳、合門死之、一城士民皆殉節死、蘇州諸生顧所受、

正冠服、哭文廟、投泮池死、原任少詹徐汧、投虎丘後池死、原任游擊魯之璵、及書武綸、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曾、于城破時、與子諸生侯玄演、玄潔、俱抗賊死、進士黃淳耀與兄淵耀、及舉人張錫眉、龔用圓、俱自盡、宜興進士盧象觀、起兵太湖、與清兵力戰死、常熟諸生徐懌、自經死、諸生項志寧、不食死、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貢士朱集璜、城破、被執不屈死、故將王公桅、年七十、戰死、諸生陶琰、自刎死、原任狼山總兵王佐才、為總兵殺死、一家老幼俱被害、松江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知縣章簡、城破死、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總兵吳志葵、黃蜚、與賊戰敗、被執不屈死、華亭教諭眭明久、不屈死、常

奎作眭明永

室作大學士

堂作石麒

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張杲、入太湖起兵、戰敗死、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蒲城戰、死、清兵至徽寧、原任兵部侍郎金聲、督師戰守、兵敗、與武臣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楨、被執不屈死之、時太學黃道周、自閩中率師來援、兵敗被執、逆賊、洪承疇欲生之、罵賊而死、清兵陷嘉湖、吏部郎中錢棅、戰歿、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麟、自縊死、其僕祖敏、徐錦、同死、寇至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餘姚知縣顧廷建、不屈被殺、知縣梁于涘、亦死、前所遣使臣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清攝政[illegible]相見、懋第蘇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向而坐、攝政數以五罪、懋第正辭厲氣答之、惟請一死、攝政偪令薙髮、堅執不可、于閩

六月十九日害之、從容赴絕命詞云、峽拆巢封歸路紆、片雲南下　如何、寸丹冷鬼消難盡、蕩作寒烟揔不落、參謀主事陳用極、將擎王一斌、張良佐、王建佐、劉炳、五人從死、忽風起沙飛、柊市柵于柴際、一時罷市、清兵偃、杭州破、截錢塘江、大學士高弘圖、不食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詩云、留此旬日死、少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紹興進士鄭之尹子謙尊、募兵二萬人、尒將張名振、縞素、以張煌言、金鍾為參軍、合右都衛王之仁、御史朱長倩、李長祥、及鄉紳方逢年、余煌、王思任、柯夏卿、謝三賓、陳潛夫、陳函輝、孫嘉績、熊汝霖、沈廷揚等、陳兵措餉、刻日集師西興

盧作遵謙以
號並同

江上、共圖恢復中原、閏六月、名恨刺赤心報國四字于
背、自石浦帶兵三千、合新募萬人于十七日至蕭山、各
紳士或帥師千人、或三五百人、不期而集者三萬五千
人、合鄭諸豪、共得兵六萬四千、先至錢塘江東岸、以次
都御史祁彪佳、戎政張國維、都御史朱大典、荊本澈、總
兵方國安、賀君瑶、各率兵至、黃斌卿以整倫駐師舟山
未至、七月初旬、馬士英帶舟兵千餘、自南京逃至、鄉紳
吳鍾巒、錢肅樂、朱永祐、徐孚遠、前後率兵至、當是時、兩
興合兵十六萬人、沿江百餘里、分布三十六大營、壁壘
相望、旌旗蔽空、共立
高皇帝十世孫以海、監國于紹興、以次年丙戌為監國元

年、文臣自原任戎政尚書張國維、禮部尚書余煌、摠漕都御史朱大典、都御史祁彪佳、荆本徹等、武臣自原任摠兵王之仁、方國安、王鳴謙、等、封當有差、張名振封富平伯、鄭遵謙封義興伯、并、賜金花錦緞羊酒、以先衆倡義起兵也、命張國維為督師、其子世鳳授平西將軍、御史陳潛夫加太僕卿、監視諸軍、張鵬翼以摠兵封永豊伯、守衢州、馬士英阮大鋮以所部隨營安插、士英等猶希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與書云、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又云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何以自解、又曰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汚之地云云、衆議驅逐其人、八月、

清總督張存仁、題撫蕭起元、今百姓雖定、難民逃竄隅江、男女爭渡溺死者甚衆、寧紹紳士欲絕錢塘之渡、以防奸宄、富平營監軍御史金鐘、謂清以數十艘騎踰黃河、渡長江、是必有一軍走袁陽武邑、自上流而下、需吏替于江南而後敢議圖吾浙、剽掠貨財、收降將卒多人、寇性猜疑、此時計得之心、不勝患失之慮、今當任從士民渡江來歸、尚可三兩月無憂、當來彼大勢未定、收拾杭嘉、若徒以西興一隅為守、吾恐清人守杭既固、則越斷勢凡、與江南中原聲息隔絕、非上策也、且進有退士吳易、共義民沈萬良、及總兵黃蜚、起兵于太湖、相為掎應、聞設甚易、過此則無及矣、衆然其說、方國安以所

部兵五萬、守嚴州錢江上流、張鵬翼以所部兵萬人守衢
州、王之仁以武寧伯統水師、共名振水陸兵、守馬興要
地、時
思文帝亦爵命黃斌卿、領兵八千、水艦百艘、沙唬二百、来
舟山防海上、曾無一人敢先過杭岸、及八月、隔江清兵
始立五營、兩岸矢石交攻、是月復於潛、先是七月復富
陽、九月九日、名振率兵五千過江臨陣先登、斬首五百
級、進至城下、次日荆國公方國安率兵一萬過江、清兵
三門並出、自辰至午、互有殺傷、十五日、螺螄門外一戰
衣將乘騎指揮安營、名振令右營點放大砲、連馬擊碎、
接放大銃數十、水陸並進、遂斬首八百五十級、清兵入城、

銓作佺

閉門十餘日、薙髮一人至江岸、十月初旬、叛將田雄、張杰、合清兵五萬餘人、列十三營、外立木城、督師張國維、于十一日、率總兵王國材、趙天祥、援應追戰于草鞋門、忽大風雨、火砲弓矢不得發、遂收兵、前監國既立、閏六月十五日、總兵鄭芝龍鄭彩等、及福建巡撫張肯堂曾學銓等、擁立唐王即帝位、改福州府為天興府、以布政司為大內、改元隆武、至是傳詔至急富貴者多欲赴閩、而人心始紛〻矣、始名振自石浦至台州、請魯王如紹興、至是監國下令返台州、士民愈惶〻、張國維疾馳至紹、議者謂唐王祖、初封南陽王、以父故而失愛于祖、而叔互謀奪嫡、未請名、及王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

王之桂，為之請嗣，俾以統兵勤王，違祖制，擅離南陽，錮
高墻，赦出，惟魯王始祖，以
高皇帝第九子，封于兗州，世未有過削，奪序位僅序，親皆宜
立，且宗社變起倉猝，當主發閩，時越割假息阻絕，原未
計及閩之有唐王，而閩人立之也，于是閩維上流于

唐作倉猝

思文帝，謂閩當大變，凡為
高皇帝子孫，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
居藩服，若以倫序，叔姪分定，在今日原未假易，且臨閩
當人心奔散之日，燼聚為難，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
馬腹，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及，臣老臣也，豈若朋
秦孫越之客，閒貴賤，急功名，而妄計天下大事者乎，甄

上、人心始定、

（丙戌）隆武元年、自正月至三月、丙與各營久守懈怠、武寧侯王之仁、富平伯張名振、各上發疏同、言始事之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心、數月以來、竟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尚忍言哉、臣願以所隸兵將、沉舡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二日、清兵開堰、以船入江、張國維王之仁張名振、各統所部水師、從江心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等揚帆奮擊、張國維督諸軍渡江、名振率陸兵三千、先登陷陣、直抵草橋門、清兵死者蔽江淤岸、會
上使陸清源、齎詔至江上犒師、馬士英唆方國安斬清源、

富平監軍御史金鍾聞其事促陳潛夫往方營止之而自往督師陣前急言其事取令救清源乃士英已促國安投清源于江且出檄文斥上過是時士英蓋憤監國不用之故咬殺清源以起爭端名振曰禍自此始矣于是急請監國遣總兵陳謙行人林瑩入關謝過上怒下廷議皆下獄時有御史錢邦芑以私事仇謙密奏謙為魯王腹心與鄭芝龍至交若不急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人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不料邦芑從內傳片紙于夜半別移謙他處斬之芝龍伏尸哭極哀作誄為文以祭自是怨

上、亟稱海外倭寇至、非急征不可、拜表即行、手勅留之、不聽、盡撤守關將施福等還安平、而閩事不可為矣、時名振等日攻杭州、至四月、堅不能下、月終清貝勒令將曹存性、李呈芬、田雄、張杰、李成棟等、統漢兵五萬、歸固山、張存仁、黃熙胤等、統漢兵三萬、兩岸攻打砲聲晝夜不息、是時浙東以朱大典總督金衢、張鵬翼鎮嚴州、方國安兵八萬、名振兵四萬、王之仁兵三萬八千、鄭遵謙兵四萬、張國維、子世凡、荊本徹、亦各兵三四千人、合各屬義師凡三十餘萬、東自紹興、西至江上、上自嚴州、下至海口、兵馬絡繹、營壘烟火不絕、總兵副參參謀職方、相望于道、兵民雜處、于是監國議抽兵備國維西征、以禮

部尚書余煌、兼兵部、督師江上、清兵走江岸、以大砲擊西興、碎方國安食鍋、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

上曾以手勅相招入閩、即不支、便道可由兩粵以入滇黔、五月廿七日夜、遂拔營走入紹興、以兵封監國南行、至廿八日、諸營望見、謂錢江失守、一時驚潰、鄭遵謙入海、廿九日、惟武寧侯王之仁、富平伯張名振、兩軍尚在、國維悲泣曰、壞天下事者、方荊國也、六月初一日、清師貝勒驅浙漢兵十餘萬渡江、名振知大勢已失、乃與國維挑旅、追遇監國、令戰船下海至舟山石浦之海三度屯聚、名振等至黃石岩、方國安馬阮以兵斷所過橋國安士英決意作亂、執斧于清、時侍衛監國者忽病逮監國

衍脫、登名狀毋升、傳命國維以所部防阻四邑、遂過東陽至石浦、時六月十八日也、廿五日、清兵陷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作絕命詩三章、一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賊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為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一念母曰、一瞑纖塵不挂胸、惟哀老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感、存歿銜恩結草同、一訓子曰、夙昔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〻若肯施存恤、求木全身答所生、從容具衣冠、赴園池死、原任蘇松巡撫都御史祁彪佳、赴池水死、浙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于蛟門下、捧所封敕印、北面再拜、擲之水、獨至松江、戕

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入應天、見逆賊洪承疇云、我乃大師洪國公、來死于明矣、承疇接禮、勸薙髮不從、八月十五日、至西市死之、兵部侍郎陳函輝、哭入雲峯山中、作絕命詩八首曰、生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為韓、木叔生死為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年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慚盡一生情種、独存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泣拜

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在、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集實、恨將子孝臣忠遺與世間同志、人自作祭文一、埋骨記一、從容笑洛、扃戶自縊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寺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沉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蕡、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烱、山陰諸生朱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嵊生倪舜年、危坐磁缸、內命人擲沒而死、總兵張鵬翼、提學御史王景亮、被執不屈死、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閉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砲破之、

大典合門縱火焚死、定海副將張國柱、叛降、七月、叛將張國柱、合清帥陳固山、胡勝兆、自松江至舟山、兵三萬、舟船六百、圍黃斌卿、戰橫水洋、斌卿敗、求援于富平伯張名振、名振令蕩胡伯阮進、往救之、進率七水船兵八百人、先以四水艍為主營、次以三水船張帆衝浪、直入清兵沙唬船、當之者、皆沉碎三十餘隻、敵從連發火砲、碎戰船二十餘、又擊敗走五大船、逃去數十餘隻、進顧兵士曰、吾當追而及之、須臾果追及碎之、惟一船逃去、回帆再戰、更沉四十餘舟、至夜、清二百餘舟敗入夾港、阮進次日以水艍往返港口、砲無虛發、港內如葫蘆無出路、盡碎其舟、无遺也、清兵尸浮蔽港、帶甲死者

二萬餘人、八月初二日、清帥貝勒起兵入関、仙霞無備、十一日直犯浦城、科臣黃大鵬、撫臣鄭為虹、噴血大罵、被殺、都督洪祖烈、千户張萬明、及于魁寫、同日殉節、清兵且及劍津、

上決計幸贛、于廿一日起行、顛覆時、猶載書十車以隨、廿九日、次瑞金界、陷清軍、回至福州、遇難、崩、曾皇后殉難、閣臣朱継祚、黃鳴駿、俱被害、九月、舊閣臣何吾騶、航海至粵、書致撫臣丁魁楚、述
上之安、因言即今永明王、諱由榔、
神宗皇帝第五子、桂王常瀛之次子、初封永明王、兄安仁王由楥薨、知府嚴象恒、請立為世子、先是崇禎十六年、

虜作虜將

若臺作蒼

獻賊陷衡州、巡按劉熙祚遣官護送入粵、弘光九年、文
桂恭王薨於蒼梧、令序視序賢宜立、於是丁魁楚、與巡
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舊侍郎呂大器、總督李永茂、江
撫周光夏、宗臣朱容藩、司礼內監王坤、龐天壽、給事中
程源、御史李膺品、文選主事吳貞毓、道臣林佳鼎、參議
程峋、庶吉士方以智等議立、桂太妃王氏曰、吾子仁柔、
其才不足以撥亂、諸君子宜更擇諸親藩有雄才大畧、
英明仁勇者、何患乎無君、魁楚等于十月癸酉朔上箋、
以次丁丑辛巳三上箋、遂以十四日丙戌稱監國于肇
慶、以丁魁楚為兵部尚書、瞿式耜為吏部尚書、東大學
士、同典樞務、王化澄總督兩廣、湯來賀督南餉、呂大器

盧本作治以
而益固
盧作奇胤

去之煥、李永茂入山守制、巡按楨之俊亦去、陞布政顧元鏡戶部侍郎、回廣查粮餉、兵科給事梁應奇加侍郎、往催餉、肇慶知府朱治憪加光祿少卿巡嶺南、故相蘇觀生晉師援贛、駐南安、不敢進、是月初四日、清兵陷贛州、閣部楊廷麟、監軍萬元吉、御史姚奇陰、主事龔棻、黎遂球、皆死之、蘇觀生撤兵回南雄、丁魁楚聞報、倉惶奉監國走梧州、蘇觀生使陳邦彥勸進、因復回肇慶、十一月、隆武帝弟聿鐭、浮海至廣州、觀生自南韶回廣、又與顧元鏡、總兵林察等、謀立之、曰、吾君之弟也、竟立為帝、改元紹武、置六部、使人招海洋盜魁鄭徐石馬四姓、授以總兵、與

肇慶相拒、其時預謀者、惟廣東道府有司、浙閩舊臣無一人、既而廣之後至者皆從自肇慶來、繫於獄、多致之死、監國在肇慶十一月十八日庚申、即帝位、以次年丁亥為永曆元年、使彭燿赴廣諭蘇觀生、被殺、因以林佳鼎總督兩廣、既總兵龍倫、蘇聘、李明忠東征廣州之不當立位號者、兵至三水、佳鼎故事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甚、察使四姓盜詐迎降、佳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龍倫落水死、蘇聘沒水逃歸、自此兩廣各守界不通、

上初在城外、舟泊河、至是入肇慶駐蹕、尊父桂王

實不作為天下

皇考端皇帝、尊太妃王氏、生母馬氏

號一本字

董作史督州

作閣

虞作嘉瀹

又作反

皇太后、冊立妃王氏為后、尊謚隆武廟號思文皇帝、改丁魁楚戎政尚書、王化澄兵部尚書、代林佳鼎督師、起李永茂為大學士、知經筵、改虔督董天閔戶部尚書、陞舊江撫周光夏左都御史、劉倫灝刑部右侍郎、西撫晏日曙刑部左侍郎、擢知府李用楫禮科給事、周鴻翰兵科給事、知州許兆進戶科給事、平樂推官方經吏科給事、知府童琳久、知州潘應斗、知縣馬兟、府元達、各御史以保境安民皆有惠政者、起龍大維為文選、以舊在銓司、特用之、又用張佐宸為驗封主事、式耜以閩人林銓隨定策、奏請為吏部司務、命御史王徵閩往雷廉高三府、辜延泰往桂柳、原闕来御史錢邦芑往

宜作四川

四方各巡方、十二月、命大學士瞿式耜往峽口犒師、以崇汝楫爲監義師副使、湯來賀繳未用錢糧并冊、至肇慶、不納、來賀望檄解去、來賀原奉思文帝練兵于粵、募得五千人、及奉命往南韶去、未到任、聞汀州變、又廣城立紹武、遂上書到肇、有云讓爲上、和次之、爭斯下矣、至是且率兵來繳冊、故瞿式耜疑來賀爲廣東所用、閉城不納、來賀遂走廣寧、匿猺峒山中、後不知所往、大學士李永茂罷官去、吏科疏陳某龍大雅、在烈皇帝時、以貪敗、今婪職益甚、因逮于獄、以朱治（治）憪總督兩廣海道、洪天擢撫高雷、又以巡道吉燁撫瓊西、俱陞

右副都御史、差給事李肯品往湖南衡永寶慶宣諭、吏部尚書瞿式耜、自峽口回、復粵人之在廣州薙髮者、仍十二月清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廣、潮惠俱陷、督師蘇廣州、十五日、警報至、蘇觀生叱曰、潮州公文昨暮到、清兵何自來耶、移時清騎抵東郭門、守者誤以為海上招來兵、呼問之、比覺、而城門不及閉、擁入據城、以引外兵、觀生急調兵、兵四出焚掠、卒難集、僅得數百人、被擊皆敗走、于是清兵全營入城、唐王被執、觀生自縊于朝堂、祭酒梁朝鍾、太僕卿霍子衡等死之、佟養甲令置椅請唐王坐、王曰、豈就汝犬羊之座、又進乳茶、曰不食腥羶之味、是日王自縊死、在城趙鄭周益遼五

王、并宗室二十四人俱及于難、報肇慶式耜請守峽口、王坤以為不可、乃以朱怡（治）憪為兩廣總督、守肇慶、二十二日、

上幸梧州、百官從行、

丁亥永曆元年正月朔日癸卯、

上受朝于梧州舟次、是日天氣晴和、雲成五色、百官萬民無不懽悅、以周鼎瀚、劉湘客、為編修、竟日辭官、陞方以智左諭德、逆臣李成棟、分兵自韶逼肇慶、朱怡（治）憪退走、丁魁楚往岑溪、守焦要、王化澄走潯州、二月、

上在平樂、棄處亂民饒陞軍御史鄭研聰、李成棟兵犯梧州、巡撫曹燁叛降于城外、丁魁楚未至岑溪、舟次藤江、

虛（作大福）

虛（作）錫袞

清師虛（作清師）

為賊兵所敗、成棟副將楊太福張月犯高廉雷三府、方以智于路遁入平樂山中、三月、

上入桂林、遣使往湖南慰勞督師之與及何騰蛟、趣其兵入衞、徵舊閣臣四川文安之、雲南王應熊、又以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為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為給事、清巡撫佟養甲在廣州、改叛、以學道袁彭年為布政使、羅之道王乎為按察使、海道張調鼎為學道、布政耿獻忠為廣西巡撫、都司胡回蓀為糧道、鹽道李光垣、守道潘曾瑋、海道楊錫瑱、惠潮道李文、韶道于車玉、監軍道楊威、供交清師日劾委任、是月、

上在桂林、聞平樂亦陷、欲幸全州、會武岡州總兵劉承胤、

以兵至全州、內監王坤請赴之、瞿式耜堅留、不允、因自
請保守桂林、仍以標兵焦璉、統兵八千至、協式耜戰守、
相机恢復、當是時、清帥督將整、自廣迤粵已至平樂界、
以式耜兼吏兵二部尚書、焦璉爲都督、封陳邦傅思恩
侯、守昭平、魏豹爲靖東將軍、出鎮海上、封劉承胤爲安
國公、錦衣指揮馬吉翔、嚴雲從、郭承昊等、皆爲伯、御史
毛壽登、爭以爲不可、吉翔激承胤、脇
上杖壽登、并吳德操、萬六吉、劉湘客等、從官多人、以爲諫
官言事乃盡職、非越俎、翰救得免、承胤以兵三千、遣標
將援桂林、自奉
上幸武岡、以舉撫嚴起恒爲大學士、清兵陷平樂、陳邦傅

走慶遠、衛封爵人、黎献、叛迎道于平樂直旁、羅發、至桂林城外、柘齊不敢近城、即退去、左江潯州皆陷、于是武宣、象州、遷江、横州、永淳、南寧、武緣諸處皆不守矣、式耜請以靖江王幕客王之栅為監軍道、同守桂林、清兵圍攻甚急、式耜與焦璉悉力守禦、武岡援兵以之、徇清去、尋因陳邦傅以甘竹灘余龍兵萬五千人向廣州界、戰李成棟兵屯陽朔、自率兵東向、未幾而學士陳子壯、張家玉兵俱起、援東光、高明等縣、成棟往來進擊、不敢西犯、桂林稍定、是時降將迭戰、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各統兵犯湖南、定興侯何騰蛟、郝永忠等、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湖北巡撫堵胤錫、退保永定衛、忠貞營

臺北戴仲明

李赤心等、攻荊不下、遂退向歸州、巫山、馬進忠、王有才
等、走入五溪山中、先是利承胤在武岡、受何騰蛟節制、
騰蛟以藤溪之捷、請加郝永忠援勦左將軍、張光璧右
將軍、承胤心恨之、令以長沙總兵王進才兵、與督標兵、
因市物爭鬬、焚掠而撤、總督何騰蛟家丁摧之、登舟走
至安仁、衡州府興國州知州章曠兵、自平江走寶慶、王
進才走長州、張兵營總兵覃遇春、至寶慶、衆餉三千、不
守寶慶而入粤、承胤全以罪歸總督、請解其兵權、召入、
光璧等各抗論承胤專權、騰蛟以國事大義解之、時
上在全州、堵錫、侍郎于元燁、參議鄭元、御史傅作霖俱以
迎扈至、是年七月、浙閩富平伯張名振、孫構清提督吳

虜作先璧之流

並同

劉空作測

勝兆、巡撫土國寶、為内援、與國忻、從江南、名振以海艘千艘、水陸兵十萬、約期齊舉、舟泊崇明、為颶風壞舟、溺六萬餘人、名振回舟山、吳勝兆誅、世父子皆死、劉承胤劾王坤比唐賊周鼎瀚于

上前、明日詔王坤于永州安置、承胤聞張先璧至寶慶、惡甚、乃從請、命騰蛟督諸鎮守衡州、五月、清兵犯衡州、郝永忠等俱戰敗走、總兵黃朝選被号、執總督之興孫何騰蛟退守永州、湖南巡撫章曠、卒于永安縣、城守者滇將趙印選、胡一清于、敗、滔湘潭、總兵王允成走延州、劉陽總兵董英叛降虜、衡州標鎮武自強、標官衡氏含、封府軍、走永州、路遇處州標奪自強所掠輜重、八月、清兵

犯寶慶、劉承胤拒戰敗、城陷、使人報武岡、而叛降于清、
馬吉翔等請
上夜幸靖州、由通道縣入猺境、出古泥、以達柳州、時有土
司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攻、遂大掠柳州、鳴珂乃副
將覃遇春之子、初遇春從何騰蛟于湖南、潰歸、入桂林、衆
兵索餉、式耜騰蛟惡之、比至柳州、龍文明承旨撫撤、佯
與遇春飲、解散其部曲、執遇春至桂林誅之、及
上至古泥、鳴珂訴其父冤、從行者皆不詳始末、遂云不知、
鳴珂率衆苗兵攻文明、文明敗走入柳州、苗兵大掠于
城、矣及
上舟中、

虞作半樂府

虞本千總舉擬

肯上虞作貴上

上幸象州、清兵在湖南、永州亦陷、郝永忠、盧鼎等俱至桂林、何騰蛟、嚴起恒、劉湘客、皆至、與留守瞿式耜議分地、俾諸將自為守、式耜躬先將兵、攻復陽朔及樂平府、陳邦傅亦由賓州復潯州、合兵復梧州、于是全省俱定、請車駕回桂林、十一月、上由象州至桂林、瞿式耜、嚴起恒、王化澄並相、騰蛟督師出全州、王坤、龐天壽掌司禮監事、馬吉翔千崇果擬封吉脫撫兵胡長蔭然明伯、王化遠江寧伯、

（戊子）永曆二年、

上在桂林、百官朝賀、先是清帥肅王統兵于丙戌冬至漢中、獻賊守將劉進忠降之、問獻賊所在、進忠云在順慶

之金山舖、爲西充鹽亭二縣地、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到、獻賊初以進忠守朝天關、不意有清兵來、且歲暮、而前驅衣甲皆進忠人、同一色、進忠入營、與清將善射者、俱指而示之、一矢中獻賊、匍匐遁伏、不見、執近侍詢之、乃于積薪下曳出、亂刀斬之、獻賊既死、其下李定國、孫可望、諸將、各潰入滇黔、至是一載、楚蜀不通、前此閣臣文安之、王應熊、俱以道阻未至、陶可義陷瓊州、洪天擢以舟走入雷港、被執、送廣州、佟養甲用爲海道、二月、雲南土司沙定洲與妻萬氏叛、詐稱俱遣兵夜襲省城、黔國公沐天波之楚雄、孟國璉偕天波之母東城中數里、其後、而沙詐稱建兵夜擁至、乘城無防守而入

王應熊應作王錫袞

盧本作千衆
將軍

洱海道楊畏知、與天波守楚雄、賊東平將軍孫可望、知沙兵、追天波於楚雄、詭稱援師、由貴州兼程、于三月十八日、屠交水、二十九日、屠曲靖、定洲聞、走阿迷州、過可望于虵花口、定洲敗、率潰兵守洱革竜、可望遂取雲南、及各府僞楊畏知率兵五千迎戰、祿豐縣之啟明橋、被執過降、畏知不屈、可望素知其名、因約與尊朝廷、保全雲貴生民、畏知遂共約誓、因不死、然與可望抗札不少屈、時逆賊孔有德等三人、各統兵入粵、郝永忠兵潰於興安、入林桂大掠、

乚
夜半出奔、何騰蛟在永寧聞警馳歸、與式耜共調諸鎮兵入城守、焦璉胡一清等、各率所部至、三月二十四日、

虞作驍騎

虞作平東王更獻

清兵至桂林北門、騰蛟等拒戰、清兵自甘棠渡遁去、是時江西金聲桓、起兵殺偽撫按、復衣冠以拒之、故有德等撤兵回楚、孫可望至大理、差人往永昌招黔國公沐天波、天波向道府索印、遣子往署道、推官王開運署府、通判劉廷標皆不付印、自縊、天波遣子往見可深可望厚待、款宴三日、令焯、陰令劉文秀以曉騎三千、疾馳奪瀾滄橋、至永昌執天波歸、並鄉紳龔彝等、可望回省城、釋天波、曰、以汝一招來附、故不殺、令月給俸優養、又召王開運弟洪運、以知府用、不屈、自沉於江、江西金聲桓、王得仁、遣人間道上安龍、赴南寧輸誠、四月、皇太子生、王皇后出、孫可望自稱東平王、設官屬、劉文秀艾能奇、

龍奇作艾能奇（以下同）

白文選、馮雙礼等、以一時無統、遂屬可望、仍各稱王公、李定國恃所部兵强、亦多扞格、可望陰與馮雙礼于滇武場大閱兵馬、數定國違節制、因綑責服衆、定國悶而怨、自率所部兵萬人、往攻沙定洲、定洲據險、且納援救化東里老趣十餘土司、相爲救援、可望屢攻不服、定國一戰、擒定洲并萬氏、怖于是、本邦老撾各土司、皆畏之、國而可望、文秀皆憚之、楊畏知因以歸正、屢勸可望、遂使畏知聘粵、自貴州普安偕營向泗城入粵、時式耜焦璉已復全粵、武康伯胡執恭、奉命駐泗城、防滇、疑畏知言可望有歸順意、定國文秀以次至矣、其兵强將勇、當一鼓而收江楚、以北之中原、但非得一王爵不可、執恭

即賜命便宜招撫、遂封以秦王爵、畏知歸、可望悦、率衆迎受、具疏謝貢黃金五千、名馬百疋、畏知等再至、爲守臣所阻、多方陳說、始達肇慶、科臣金堡等執不可、并請罪執恭、收畏知、畏知知奏可望等擁兵六千餘萬、可耤以爲用、何惜一封號以收人心、乃反自樹敵乎、
上是之、許以公爵、又因督臣堵胤錫請、乃封可望平遼王、賜名朝宗、定國等爲國公、不知可望先已受秦王爵、得徼滇黔矣、事聞、諸臣又論執恭矯詔罪、執恭懼、不敢入朝、六月、廣東李成棟來歸、成棟自粵回、擊敗陳子壯張家玉等、請陞爲提督、佟養甲陞捴督、成棟恃功不受節制、又得金聲桓密約、遂割辮、復冠裳、使人來投誠、乃封成

詹本作六十餘萬

不發詹作元膺

鴻作肇

棟為惠國公、陳邦傅慶國公、并金聲桓為豫國公、王得仁、佟養甲、杜永等、為侯伯有差、成棟請移蹕廣東、式耜請回桂林、家謀肇慶居兩省之中、遂駐蹕肇慶、七月、拜成棟翊明大將軍、其子元陰為錦衣指揮使、袁彭年為左都御史、彭年與成棟密謀歸國者、冬十月、楊畏知至雲南、孫可望恥改前封、不受詔、又禁定國文秀等不得受公爵、定國諸人心銜可望、是時李成棟奉命攻贛州、江西金聲桓等已復南昌、胡長陰王化速郭維京等同時響應、全省俱復、贛州為高進庫所守、殺桓得王得仁攻之不克、求助于成棟、乃成棟兵出南安、而清將譚泰統滿漢兵圍南昌、得仁還救南昌、成棟戰不利、退屯南

康縣十一月、誅謀叛人佟養甲、養甲投順、為成棟所脇、非其本意、至是密使人通于清、被獲、而養甲不知其事泄、乃使養甲赴梧州祭陵、殺之、揚柳舟中、名諸輔臣何吾騶、黃士俊入閣、監國魯王在昌國衛、遣御史金鐘上書于

帝、并請討清師期、當是時、定西侯張名振、威虜侯黃斌卿、保監國駐昌國城、吏部尚書張肯堂、礼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錢肅樂、太常卿朱永祐、給事徐孚遠、李長祥、張煌言、翊贊戰守、而南直浙閩警偏沿海、兵火不絕、鄭彩、鄭鴻逵、舟師駐沙埕、劉中藻據福寧、義[illegible]應龍、張福寀、陳玄石城、王朱統健結寨兵六王完勛宣岳在四明、姚

忠章原作志章、

志章在天日、陳九思孫長明在嶽寧、各聚衆數萬人、所在戰攻、皆迭帥奉監國爲救援、己丑永曆三年、清帥譚泰寇南昌、攻圍日久、金聲桓告急、

上命何騰蛟堵胤錫李成棟、分道援之、兵未至、南昌陷、金聲桓王得仁死之、清師烏金王入寇湘潭、馬進忠等敗走、督師何騰蛟死之、二月李成棟兵敗、于信豊渡河、舟覆落水死、事聞

上贈何騰蛟李成棟金聲桓王爵、設壇諭祭、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廣州、羅成耀鎮守南雄、茶陵忠貞營兵敗走道州入粵、總督堵胤錫以趙印選胡一清守衡州、三月、清寇衡州、胡一清等戰敗、胤錫退保道州、衡永二府

虞本作楊鎮

皆陷、孫可望、又遣楊畏知至、以請改封為辭、而定國等各具奏同心擁戴之意、時艾能奇已死、可望收其衆七萬餘人、勢益張、六月、堵胤錫至肇慶、加閣部、使招集忠貞營兵、與李赤心等出楚討清、冬十月、封黔鎮總兵皮熊為匡國公、潘鎮義師都督王祥為忠國公、以防滇也、十一月、督師閣部堵胤錫卒于軍、初忠貞營入廣、李元陰恐其為亂、請移楊大福駐封川以防之、赤心等既行、大福乃邀截其後、兵五千人而東、焚掠四會、遠近震驚、元陰請名大福入肇慶、命魏豹縊殺之、亂始弭、是時陳邦傅鎮粵西、橫州徐彪、欝林梁士奕、各聚兵擴境、藉名保鄉土、實則為亂、邦傅不能制、聞赤心至、欲借以資彈

壓、與盟于平南縣、以討彪等、忠貞營兵遂散、處賓橫二
州境上、居民苦之、邦傳亦不能堪、秘奉閣部之來調出
楚也、赤心等挫銳之後、既得安土、不欲再出、胤錫屢檄
不應、憂憤而死、十二月、逆賊孔有德、尚可喜、寇陷廣東、
羅成耀自南雄遁歸、是年春、富平伯張名振海艘至鎮
江金山、

庚寅
永曆四年春正月、
上聞虔嶺失守、問備禦之策、朝臣俱莫之對、初七日、
上登舟、十四日、韶州復陷、十七日、龍舟自肇慶發行、留馬
吉翔、李元胤居守、二十六日、舟至梧州、駐蹕江上、內閣
王士俊以疾告歸、二月、清兵入寇、圍廣州、調陳邦傳高

必正東援、邦傅與東鎮杜永和構隙、且怨金堡與元胤善、至是奏調赴梧、意在修怨、有迎合其意者、遂以他事論堡等、因被逮、及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等言官逮戍、四月、高必正至、時李赤心已死、必正代管營務、其裨將張良棟張四虎、一時病歿、必正疑邦傅藥死、邦傅亦憾必正等久據其境、乃陰使其將姚春登結連土司、以誅流賊為名、會同馬騰雲李來亨等調兵土司逆相仇殺、必正歸罪邦傅、奪所部兵西回、惟邦傅東出、駐師清遠縣、馬吉翔駐三水縣、俱觀望不進兵、廣東被圍久、
上以城守功、加杜永和為某侯、七月、孫可望復遣使至、自稱秦王、疏以不願改封、請依前命為使、

上
付在朝文武會議、內閣王化澄朱天麟議為許之、使文
安之嚴起恒郭之奇議為姑事要脇、日後犄誰銜矣、將
何底極、必不宜許、兵部侍郎萬翱掌樞事、兵科徐極皆
主化澄議、遂允行、七月、颶風傷稼覆舟、求直言、郭之奇
言風災由滇封也、前議遂寢、時籍川黔者乞允可望之
請、以通道西南、起恒難之、又內江楊畏知王梧州亦力
言主秦封之非、起恒悅以畏知為兵部尚書、轄劉光珍
為兵科給事、而化澄之議遂不行、冬十月、孫可望由雲
南東寇襲貴州、匡國公皮熊戰敗、走清浪、可望使白文
選逼執之、奪其兵、又使賀九儀將兵寇遵義、原兼師撫
兵王祥與戰于烏江河、祥兵潰、自刎死、劉文秀兵陷嘉

虔作為追志

定、義師總兵袁韜、武大定、迎擊、六戰六捷、遂執文秀、誅於防禦、後文秀一戰大勝、武大定袁韜死之、舊西充巡撫李乾德、以其父死于獻賊、曰、吾不可再辱、悉驅其家人、與其弟升德、入河死、文秀已陷嘉定、遣盧名臣陷涪州、義師總兵李占春、迎戰于群豬寺口而敗、忠州總鎮于大海、力戰、不支、放舟出夔峽入楚、文秀既陷諸處、還兵貴陽、前侍郎呂大器、自粵歸數載、初恃袁武諸家兵、欲圖匡復、至是知可望文秀等雖有歸附之名、實懷分據之意、遂遁入獨山州、積憤病疽死、于是張光壁馬進忠等、由湖南入黔、皆附可望、其勢益張、地與廣西積壤、十一月二日、清兵寇陷廣州、范承恩叛降、杜永和韋舟

同麻作日敘

師下海、入梧州、是月五日、逆賊孔有德兵陷桂林、留守大學士兼吏兵尚書瞿式耜、總督張同敞死之、初長沙既陷、胡一清趙印選等南走、粵衡永諸府皆不守、式耜分佈一清印選焦璉楊國棟等兵扼榕江、既而全州復陷、榕江兵盡潰、一清印選走柳州、璉走修仁、國棟走慶遠、報至梧州、上乘砲船夜發、凡扈從官狼狽隨走、陳邦傅在清遠、聞廣州兵失、子飛帆先歸、邀刼從官于藤江、殺部郎潘駿觀、董英、許王鳳等、內閣王化澄、吏部尚書晏清、走北流路不通、馬吉翔魏豹李元陰等、追及駕于南寧、從官輜裝、飢凍者甚多、括行李、并刼吉削所獻

得四千金給散之命胡一清趙印選率滇兵駐賓州、
辨、永曆五年
上在南寧、三月、使編修劉蓝赴貴陽、封孫可望為冀王、至
平越、不得入、先是以未允秦封、可望不悅曰、古來遇亂
世孫曹稱王者、不知凡幾、王莽曹操司馬矣、難道不是
做得來、楊畏知從容向可望曰、但是假、終不若真足以
服人心耳、可望終不悅、畏知因請再至南寧議之、可望
使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兵護送、至今求阻封者甘
心焉、九儀使人殺楊畏知于崑崙關、與嚴起恒議不合、
即舟中殺之、投尸于水、流三十里、有僧負之置岸而去、
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同時被害、

上不得已、是五月、更封可望為秦王、遣賀九儀賷冊宝去、楊畏知劾九儀職殺大臣、六月、上留用畏知、加礼部侍郎、入閣辦事、可望既受秦王爵、乃僭用黃鉞白旄、怨畏知劾九儀、使指揮鄭國以兵執畏知回黔、畏知見可望、大罵逆賊終不可有為、取頭上巾憤擲其面、可望殺之、李定國劉文秀收畏知尸葬之、共恨可望之強橫不臣矣、九月、陳邦傅叛降逆賊孔有德、南寧震恐、泳走廣南、自瀬江發舟、距追兵厘五十里、趙印選胡一清以敗兵、同馬吉翔抵牂瀬灘、請駕棄舟從陸、由土司安平下雷歸一路進發、諸蠻各具糇餉、及從行官夫役、係可望遣其將狄三品高文貴陳國

雲本作僅五十里

龍未返、并致書從官云、南寧如不守、當如安隆、
上從之、李定國自率所部馬步精銳十萬出靖州、可望恐
定國擁朝廷東下湖南、使馮双礼馬進忠率兵五萬俱
行、陰以相制、又使鄭國隨
駕所在防衛之、文武隨行者、水行至田州起陸、由結倫土
司界向鎮安、山路崎嶇、于路中、土司各以夫役應給從
官自九月起行、各官家眷人口始行、計三萬餘人、在路
逃亡病故、及至安隆、僅二千九百餘人、閏五月始到安
隆、改名安龍、孫可望令汜應旭知府事、主歲月廩糧、内自皇宮及
文武百官所需粮米、皆汜應旭、鄭國與提塘張應科進
冊報可望、逆賊孔有德自廣西以清兵七百騎出河池

令原作會

州、向黔大、兵駐柳州接應、可望乃議進兵、使馮雙礼率馬步八萬人、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率兵八萬、出鎮遠出沅州、令于武岡以攻取桂林、劉文秀張光璧由永寧取敍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復成都、步騎各五萬人、可望以疏聞、

上封李定國西寧王、劉文秀南康王、餘各加公侯有差、是時清將墨勒根蝦、共逆賊吳三桂、由漢中統馬步兵十萬入川、據成都敍州重慶保寧、劉文秀由烏撒攻西川、吳三桂等戰敗、退守保寧、文秀既復成都、又深入過滄溪、遂溪二縣、清兵三路合擊、文秀敗回、可望請奪其王爵、

壬辰

永曆六年、

上在安龍、西寧王李定國攻靖州沅州武岡皆收復、逆賊孔有德退守桂林、李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廣州、擊清於全州、敗之、再擊敗于嚴關、賊逃入桂林、秋七月四日、復桂林、誅逆賊孔有德、定國獲陳邦傅、并其子曾禹送行在誅之、九月、西寧王李定國復衡州、宗臣朱容藩、自平樂陷後、避入辰州山谷間、招集僧兵三千人、又集義勇及潰兵二萬人、數出入于辰常境上、又胡一清、趙印選、曹志建、馬宝等、自南敗、寧復、尚在粵西屯聚深山、聞定國至、各率兵來歸、民間亦多起義兵以應者、聲勢大振、孫可望亦至沅州、令白文選、張虎、攻辰州、下之、殺清

帥徐勇、是時湖南狩然、我兵四集長沙一帶、清兵皆奔
潰、中原士民日望王師之至、

癸巳永曆七年、

上在安龍、七月、清帥敬謹王率滿漢兵二十萬至湖南、十
一月三日、西寧王李定國迎擊于衡州境上、大戰竟日、
定國佯走、謹酋自率精騎三千追之、去大營數十里、遇
山險、我伏兵起斬之、定國收兵屯武岡、秦王孫可望促
定國退兵長沙、定國不聽、定國桂自林入勝後、兵四十
餘萬、戰象百隻、親操械騎八萬、行事不果可望約束、可
望忌之、又因馮雙礼與定國爭擒獲相搆怨、可望召之
赴沅議事、將以謀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遂率所部

佟國類盧作國類

撤盧作撒

精騎五萬人走東安全州以入粵可望自率兵追之清折兵失大將其別將佟國類等仍入寇寶慶與可望遇於花街子可望將中軍馮雙礼左軍白文選右軍楊武馮萬寶後軍楊國類見可望旗盡力攻之殺傷相當可望忽入楊武軍諸營望見旗走遂潰惟馮雙礼一軍不動國類鉴衡州之失不敢追各引兵還遂以武岡寶慶分界守李定國既定廣西由懷集東攻肇慶圍之逆賊尚可喜（平）清兵來援相持不能克時可望戰不利退還辰州劉文秀攻常德圍十日撤兵回可望令文秀出守雲南而自來黔每賊害宗室益楚蜀避亂于黔者甚多雖民間訟事可望立意凡以朱姓為非而害之参十二

月。
上在安龍、益窘、日食既衆、自南寧遣使以後、滇黔二省地
方官、皆可望委任、乍在文武官守將、承可望意、更相交
通。
全衛國慶（本作金衛國）
上密與內監張福祿、全衛國曰、秦王待朕無禮、朕欲密敕
使人往西寧王營、冀出朕于險、福祿等承諭、即口舉吳
貞毓等、于是貞毓撰敕、因文安侯馬吉翔與鄖國張應
科等交厚、先命吉翔向南寧祭陵、乃以林青陽充使命、冊
封李定國為晉王、齊召之迎
駕、復遣周官傳諭、時馬吉翔在南寧、有劉議新自定國營
還南寧、言密敕事、且言定國得敕、感激流涕、不日且至

安龍迎駕、吉翔恐懼、謀議新具報疏、言晉藩協救感激
以變其事、又陰使提塘王愛飛報可望、可望怨使鄭國
伴磚吉翔于南寧、令與行在宮吳貞毓等料理、
甲午永曆八年春正月、
上在安龍、是月初六日、孫可望遣指揮鄭國王愛見
上、索首事之人、
上曰、此事不關安龍諸臣、國等怒目而出、至朝房械縶吳
貞毓等、又入宮挐內監張福祿全衛國、宮中大震、鄭國
既執貞毓等、以極刑拷訊、貞毓曰、凡事惟宰相主持、我約
之國封可望是實、何與諸人事、然吉翔已備報一十八
人姓名、某主謀、某具稿、某盜寶、羅織定案、即請朝廷戕

閻元慶作元閻

楊士佳作易士佳

次、

上不得已、付廷臣公議、于二月十三日、遂殺刑部給事張鎬、內監張福祿、全衛國、夌遲、翰林編修蔣乾昌、李開元、御史李頎、胡士瑞、部郎徐極、楊鍾、趙賡禹、蔡縯、周允吉、朱議康、朱東旦、任斗墟、楊士佳、總兵鄭允元、陳慶瑞等皆斬、吳貞毓以大臣賜縊、各慷慨賦詩、安慰

皇躬而死、百姓哀之、後建祠以祭、稱十八先生焉、又立研其地、題曰十八子成仁處、可望憾定國益甚、願以方虎重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秋　月、晉王李定國即師復廣東高州府、雷州廉州俱復、又由高涼東攻陽春陽江下之、遂進圍

新會、

紀永曆九年、

上在安龍晉王李定國攻圍新會屢敗逆賊尚可喜自新會西北高雷廉俱收復順德以東賊兵據守先是清師救援王敗沒于衡州清以逆賊洪承疇為五省經畧駐師湖北相機戰守秋八月二十四日、清帥朱馬刺宜永桂統滿兵五萬田雄張杰率漢兵五萬寇昌國乘夜霧以舟楫渡金堂平明圍呂國城定西侯張名振戰敗走圍攻十日、賊兵被砲大傷數千人、粮不繼欲撤兵去城內有丘善長者叛射書城外約內應至九月二日晚城破總兵馬泰焦文玉海得功皆巷戰死名振兄名揚驅

老幼闔門自焚死、在城尚書張肯堂、李向中、太常卿朱
永祐、部郎顧明楫等、自縊死、尚書吳鍾巒、積薪于孔廟、
自焚死、清以提督高扶極兵三千守之、將威虜侯黃斌
卿已死、其下有安洋將軍劉世勳、武源將軍鄭大定、皆
自焚死、總兵葉鐵鞭迎戰于小南門、力竭被殺、總兵馬
信、戰死于城頭、

丙申

永曆十年春正月、
上在安龍、晉王李定國圍新會日久、城中糧盡、食牛馬亦
盡、逆賊尚可喜請清兵至、定國敗、回南寧、欲由安龍入
滇、可望偵知、先使白文選促
上移黔、文令心腹葉應禎、隨文選赴安龍、于是合宮震動、

文選下淚曰、臣可保
駕無虞、遂以定國無他志報可望、以卑徒未集、陰得還留
數日、俟定國至、遂奉
上由安南衛、西走雲南、文選東回黔、可望復使率兵至曲
靖、以邀宮駕、文選竟與定國俱至滇、可望使人責讓文
選、文選言定國挾制難與爭、不若俟便幾圖為上計、時
守滇者乃劉文秀、其都督王尚礼王自奇賀九儀等、各
兵萬人、皆文秀所轄、文秀亦意在保衛宮駕、陽與三人
審議城守、而自以數騎往會定國曰、我輩為貪官污吏
所偪、因而造反、將朝廷社稷傾覆、寔我等有負于國家、
國家無負于我等、即今

上是
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藉滇黔以恢復中
原、那時封妻蔭子、榮歸故里、也得個青史留芳、如只跟
秦王胡乱作為、雖称王称公、到底不得歸正、任我輩今
日以秦王為董卓、恐董卓之後、又換一個曹操、定國指
天自誓、文秀于是迎
駕入雲南府、時永暦十年夏四月也、
上在雲南、劉文秀倡言秦王尊朝廷、我輩當遵秦王以尊
朝廷、
上居可望府中、各官依朝礼朝見、賜李定國晋王冊寶、劉
文秀蜀王冊寶、艾能奇子承業、為鎮國将軍、管延安事、

白文選為鞏國公、王尚礼為保國公、王自奇為夔國公、賀九儀為保康侯、馬吉翔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又以晋王李定國掌中書机務、金維新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龔彞為兵部左侍郎、遣白文選往黔、招可望回滇、以各屬府縣錢粮歸戶部、文官聽吏部陞選、武官由兵部、其各處鎮守都督總兵都司守備、以及馬步軍兵、悉聽定國統領調遣、劉文秀以蜀王管招討經畧川廣、可望以妻子在雲南、畜謀不敢動

丁酉永曆十一年春正月、

上在雲南、使東昌侯張虎送可望妻子家口三千餘人、并金寶輜重赴黔、改隸

上留之以繫其心

上曰、昔楚項且不留漢高家屬、豈朕以天子而爲之、對曰、

上不記安龍事乎、

上曰、在可望則可、朕則不可、于是聽其撤運、繹絡千里車馬相望、可望既得妻子、無復顧忌、遂大言曰、　上負我、定國文秀叛我、迎奪白文選、舉國公敕印、決意反、以兵犯闕、時可望所部七十餘萬、諸鎮自楚越至者皆聚于黔前後、定國歸滇者、不及三萬人、文秀所統滇兵亦少、忽有此变亂消息、上下衆恐、然人心怨恨可望、而馬惟興馬進忠馬寶三人、以同姓稱兄弟、爲腹心、又與文選主幫、共謀助李定國、乃從容向可望曰、文選乃心背舊

行

人、諸將才望、無出其右者、某等採知前在雲南初亦不肯受封、奈屢辭不允、并為定國所脇、不得已受之、使其心果向外、必不敢來、既來而奪其兵、則失人心、試重用之、彼必感恩同盡心力矣、可望遂信其言、即命為雙禮守貴州、乃以文選為大將軍、總統各營兵馬、領諸將前待自率大軍隨後、晋王李定國將兵至三岔拒賊、秋九月十四日、文選兵二千餘至交水扎營、軽騎向定國營、具言其事、遂領所部盡歸定國、定國疏請封文選

上封文選為鞏昌王、遣文安侯馬吉翔賫敕印、即視師與賞、時定國文選距交水二千里、可望至交水、因總統之兵欲引兵回黔、馬寶佯為切齒曰、我乃為跛賊所欺、令

當手將之計、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為重輕而廢大事耶、乃惟興又言、王部下戰將勇士甚衆、今文選一人有不為多、無不為少、住此處兵馬做一個明白、可望又信其言、即令吳川侯張勝、與馬寶等率兵四千、由尋甸間道至嵩明、以襲雲南、曰兩首齊出、省城必虛、因使馬寶張勝、武大定、暗帶人馬、由東川土司界上去、而自將兵與定國會戰、十九日、可望率精騎五千、直沖定國營前、馬惟興先自奔走、全軍遂潰、可望逃回貴州、馬寶武大定俱投誠、惟張勝率兵直犯雲南、時城中精銳悉出、只老弱千人守雉堞、保國公王尚礼謀叛應賊、黔國公沐天波覺之、因同魏豹扶與入朝、以兵守之、王安等拒戰、

詒虞作紿

朱成公虞作成功（下同）

於城外、張勝燒城外民居、而城中無虞、亦撤兵去、可望既敗走、定國慮省城有失、使文秀文選東還、自引兵還救根本、過張勝於橫水塘、大戰竟日、擒張勝誅之、王尚礼服毒死、文秀文選追可望至貴州、而馮雙礼以定國舊有恩、遂詒可望曰、追兵至平壩、可望又信之、不及帶妻子、以百餘騎急行、曰、汝可斷後、並載宮眷輜重向鎮遠來、馮雙礼因載其子女玉帛、同文秀至雲南、

上封馮雙礼為廣陽王、馬進忠為漢陽王、馬惟興馬寶賀九儀俱進封公、秩三品王會張光翠、以謟附可望、俱降爵有差、冬十月、

上遣使間道渡海、封朱成公為延平王、張名振為定西侯、

命帥師討清、收復江南州郡、與湖南為聲援、時可望自貴陽奔至鎮遠、僅七人七騎、連夜走入靖州、舊有女眷百餘人、并標將程萬里等兵千人、盡奔武岡、先遣人到寶慶向長沙報逆賊洪承疇軍前、初洪承疇至長沙、調兵入寇、已經三載、地或得復失、兵或勝又敗、終不能盡據湖南、心甚憂慮、聞可望欲降、遂大喜、特寶慶總兵許天寵王平等、疑其有詐、嚴城守、承疇急下令督撫祖澤袁廓宇、及總兵官、皆遠迎可望于界上、可望至紫陽河、許天寵王平、渡河相見、至寶慶、袁廓宇郊迎、至長沙、承疇率文武官迎于道傍、入公館、款宴三日、備車馬餞送可望于燕、

戊戌
永曆十二年春正月、
上在雲南、孫可望薙髮、清封為義王、并其子為將軍、程萬
里等二十二人、皆章京牛祿、使為嚮導、二月、清分道楚
蜀粵三路入寇貴州、晉王李定國使將軍劉正國揚武
等、守三坡紅關諸要以防蜀、使漢陽王馬進忠馬寶等
駐守貴州、四月二十四日、蜀王劉文秀病卒于滇、慶國
公王自奇、永壽伯關有才叛、殺總兵徐祐、定國自率兵
討之、自奇為亂兵所殺、執有才于永昌誅之、是時逆賊
洪承疇乘滇黨多故、招誘湖南粵西各府、及可望將士
兵卒、令程萬里等為向導通之、叛去甚衆、而晉王部下
五十餘萬、前後數年攻討、驍勇將士、十死八九、至王自

奇叛攻昌、又傷兵卒數千、貴州遂不能守、四月、清兵自蜀至三城坡、劉正國兵敗、由水西奔回雲南、清兵陷遵義、又自楚至鎮遠、遂抵貴陽、馬進忠等亦敗走、五月、清自蜀入寇、楊武戰敗于開州之倒流水、清自粵陷獨山州（川）六月、上憶吳貞毓建議冊封晉王、衆建諸侯以匡王國、机事不密、爲秦黨內監龐天壽所覺、遂起大獄、殺吳貞毓等于安龍、至是命該礼部議諡追贈、共二十人、吳貞毓贈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諡文忠、（宜興人）楊畏知贈太子太保礼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烈、（陝西人）鄭允元贈太子太傅光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諡

武簡、南直人蔣乾昌贈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福建人張鐫贈刑部右侍郎、南直人徐拯贈兵部右侍郎、江西人楊璧贈工部右侍郎、江西人蔡綎贈通政司左通政、江西人趙曆禹贈大理寺正卿、江西人李傾南直人胡士瑞江西人周允吉江西人朱議裒宗室各贈右僉都御史、李開元贈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湖廣人陳慶瑞贈左春坊左諭德、貴州人林青陽贈太常寺正卿、湖廣人劉議新贈光祿寺正卿、江西人易士佳贈太僕寺正卿、江西人任斗墟贈太常寺正卿、浙江人朱東旦贈太僕寺少卿、四川人是年春二月、忠孝伯朱成公、即鄭成公賜姓朱也、

上自行在遣使冊封延平王、并令進兵、遂與定西侯張名振、共攻昌國城、清提督高拱極戰敗、斬之、殲其全軍、復昌國衛、三月、張名振病疫卒、部下將卒歸於成公、成公兵力益盛、浙直士民、無不望其戮力

皇朝、恢復疆土者、秋七月、清兵三路入寇滇黔、其帥信郡王統旗兵、由襄陽荊門涉瀘水、期會于楊老堡、至貴陽向烏撒、以犯曲靖、為中路、逆賊吳三桂、統部下將卒、自漢中保寧成都至建昌、以犯姚安、為西路、羅趙兩酋、統旗兵、自桂林慶遠東蘭泗城土司、抄入犯祿札沾益江之南、為南路、

上賜晉王李定國旄鉞、出師討虜、與馮雙礼等扼雞公背

圖擾貴州、定國別遣白文選將四萬人守七星關、祇生界次師、示向遵義、以牽制蜀來之寇、十二月、逆賊吳三桂出遵義、由水西以趨天生橋、入烏撒、白文選棄七星關、走回霑益、又泗城州土官岑繼祿叛、導趙青入安龍、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先是李定國欲統兵渡盤江、至倘塘、令文選守七星關、以堵禦貴陽之賊、再遣兵將以助守姚安、乃發兵渡盤江橋、而江水自橋下忽涌、高上橋二三丈、兵馬不能渡、定國以羊豕祭之、次日水退、方渡而水涌如前、再祭再退、三渡三涌、定國曰、天不使我渡此江耶、乃由盤江回師擊賊、戰敗于羅炎凉水井、及關賊兵走泗城、間道已至祿札站、腹背受敵、

送撤兵回、令白文選守冊靖而自往救姚安、于路知姚安亦陷、遂統兵回行在、十二月七日、內監李崇貴由尋甸間道回、馬吉翔決計入緬、晉王李定國兵回雲南、知馬吉翔已定入緬之計、定國見賊兵三面且至、雲南猝難固守、不得已從其議、

上命黔國公沐天波、總兵潘世榮、先往緬甸、是日召李崇貴隨葉東宮、十五日、

車駕出城、諸文武扈從、吉王慈煃陪乘、松滋王儼鐵、華亭侯王惟賢、文安侯馬吉翔、吏部尚書鄧士廉等眷屬四千三百餘人、總兵靳統武、領護衛馬兵一千二百、步兵二千四百餘名、依路進發、

鄧士廉書本

作士廉門下生
同

皇明末造錄卷上終

東遊錄 下

皇明末造錄卷下

舊京孤臣金鐘編輯
海濱遺民童本削定

入緬紀畧

（己亥）永曆十三年春正月四日、

上駐蹕永昌、下罪己詔、晋王李定國、繳上旄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初十日、清陷雲南城、二月、白文選兵敗于玉龍關、初文選自雲南追及車駕同行、定國留之斷後、至是又敗、賊兵以二月二日出雲南向永昌進逼、初十日、王國勒兵敗于普明、十五日、賊兵至大理之玉龍關、白文選張光翠陳勝等大戰俱敗、由沙木河走鎮安、土司

盧作騰越

總兵呂三貴被殺、永昌聞報、使馬吉翔隨駕往騰衝、晉王李定國伏兵潞江之高黎貢山中以擊戰、十八日、逆賊吳三桂率清兵趙羅二酋等兵抵永昌府景東大理鎮沅、以至永昌等府俱陷、白文選兵退至金齒、各營兵尚九萬餘人、僅揭武營三千人到、餘各散走山谷、二十一日、逆賊吳三桂等前軍過潞江、我伏兵起、大（人）敗之、斬首數千級、羅趙二酋謂中國興服已止于此、不若就此畫界各守、逆賊吳三桂曰、草不除根、萌芽依舊、況李定國白文選、皆百戰將、若非孫可望將誠、然畧招徠、數年以來精銳自銷、則我等今日豈易到此、再據年載辛苦、所謂一勞而永逸也、眾酋始聽其言、忽有陸

再據本氣盧
作原拼本氣

貴生叛向賊洩李定國兵机云〻、逆賊吳三桂等、乃分佈精兵、先蹤伏處、而大隊由正路入犯、殺傷相當、賊三桂折章京牛祿數人、晉王麾下竇名望王璽二將、亦戰死、晉王知其謀洩、走入南甸、更犯磨盤山、大戰、被賊追兵數千人、逆賊三桂等駐兵南甸時、
駕已到千崖、馬吉翔請速行、黑夜不識路徑方向、走到天明、猶在千崖、文武各官輜重、皆被各營亂兵刦掠、次日尋上大路、各家尋覓人口、依序進發、行至羅必思莊、與順寧甸交界、平陽侯孫崇雅兵叛、橫截道路、其有隨行不及者、皆為所掠、二十六日、至囊木河、十里即交緬境、先使人入諭、始開關、猶勸從官盡棄所攜兵器、然後放

庚申作藩復
以下同

入先是一日在鋼壁關外新統武帶兵三百餘、私往定路自去、而護駕寥寥、不二百人至緬、緬人阻攔、要去弓刀、衆猶不允、滿緩曰、必是見我等人多生疑、不若棄去以釋彼疑、吉翔曰、我等今在關外、倘關門不納、則進退兩難、于是二人矯傳 上命去弓刀、充塞道路、緬人拾取以去、是日進關、王璽漢、土司思綿迎入土城、書爲宣撫司、屬永昌、自萬曆三十三年、緬酋請救于中國、不爲發兵、後緬酋竟絕貢、始占據其地、又原遣沐天波齎世崇禎來迎見、
上慰勞之、緬宮迎接貢獻、二十九日、
上駐蹕行營、沐天波與皇親王維恭、內監李崇貴等計議

舜虞作船

保　東宮進茶山、皇上入緬　東宮在茶山、猶可調度各營、即上亦可藉外兵之勢相應援、不則孤軍深入、內外不通、不可不慮、　皇后不允、二月初一日、至河濱、緬酋以舟四隻東迎、一時舟艘湧貴、小舡非十金不得、緬人言可起馬疋往陸路、船到彼地、時陸路亦到、其文武眷屬在騰越尚有四千餘人、至是查點、只一千八百七十五人、舟行者八百九十六人、陸行者九百七十九人、馬九百四十五疋、初四日、馬吉翔江國泰、各催舟隨上起行、

太后　東宮俟緬舟二隻、于初六日方行、諸文武先後覓

舟至、初八日盡行、岷王及總兵潘世榮、太僕寺蔣環、內監江國泰、又帶有兵千餘、馬二千疋、俱由陸路期會于緬甸、十八日、

上舟至井梗地方、是時李定國已自潞江走孟良、白文選走木邦、未幾文選又率兵入緬、緬使人至井梗、報稱我滇黔護駕兵數萬、于路驚惶、緬人求檄止之、文選欲攻戰又恐

上在內、不便扎營、數日、走向孟艮而去、是日衆文武于

上舟前計議、有行人司任國璽、鄧凱、領齎敕行、次日報各營退去、乃繳敕不果行、三月十九日黔國公沐天波率亭侯王惟恭、尚書鄧士廉、總兵王啟隆、潘璟等、集樹林

率字當作華
亭

下、沐天波言緬酋待我等日薦無禮、不可深入、不若就
此處走護勒沙、向孟艮孟養界上去、由大撒可達交趾、
馬吉翔曰、
皇上三宮、交付衆位、我從此不管保護事、衆乃太息各散、
後知吉翔定國在先有約、是以定國撤營往安南時、云
只管入緬、俟我有的覔真信、方可出来、及偵探人報到
始知白文選兵、已先于本月初六日抵阿哇城下、迎
駕不遇、扎營五日、其路程相隔不六十里、探事人不得知
車駕所在、遂起營去、又探得我衆姓家眷走旱路者、濡世
榮齊環等、被緬人知兵士無鎧甲兵器、于路掠殺、或分
給土人為奴、多自盡、此是有家眷者、行二十来日、彼蠻

方動手、其單身無妻子者、岷王之子、并衆有八十人、行有一月多路、彼處有一小國、緬國昔年發兵征之方順、近日聽知天朝有兵入緬、彼處又反、彼國人與單身人言、我國王為緬所壞、汝等可在此幫助、我候兵到日、同出迎戰、故多人皆留住其地、衆姓走陸路者、三月十七日、又有幾百到阿畦城隔河者、井梗地方下營、緬酋疑係圖謀應援者、發緬兵圍之、損傷我許多人、其未死者分散各處去、四月、夢滇又來報、有將領祁三昇、英勇之極、今以兵來迎　駕馬其行糧已備、請勑往諭之馬吉翔見其來意和緩、乃舉錦衣指揮丁調鼎、考功郎中楊生芳、二人往、後至五月望後方還、吉翔又傳諭守關者言

駕已航海往閩、自後我兵來、不許入緬、云、五月初四日、緬酋差緬官十二員、龍舟二隻、鼓樂迎導、初五日、離井梗、初七日、到阿哇城隔河扎營、初八日、到者于梗、地方平坦處、蓋茅屋十間、為

上行宮、以竹編圍、四面如城、我兵每日百人輪班護守、各文武自備竹茅、結屋四周、初九日、緬酋進貢、極備方物、

上亦賜緬人金帛、緬人言禀過王子再來領、是月差御史鄔昌期、慫兵馬雄飛、入緬城、以國璽對驗、及見黔國公征蠻將軍印、方信曰、萬曆三十三年、其國以擠奪蒲土地、請救于中國、中國不肯以兵救、遂罷貢、至今五十五年矣、二使臣亦未見緬酋而歸、二十一日、御史任國璽

奏進設一廠每日輪派官一員、查點護衛兵、後夜則支更巡宗其官員前列燈毬火炬、隨從棋壺擊柝以為常、有通事原係雲南昆明縣人、一日對靖東將軍魏豹言巡夜以防小人、今燈火諠譁如此、何能巡緝小人、前日入關時、若不棄弓刀衣甲、則緬王已准備遠迎矣、到如今識破行藏、而今又如此光景、則外邦益輕中國矣、但不知大明一統好江山、因何輕易失與流賊、又失與韃子、我外邦已久聞中國有大戰大將、曹文詔黃得功祖大

盧本作祖大壽

雲龍作雲勝

綬、黑雲龍、左良玉等、兵馬也有一二百萬、即洪承疇也不是等閒的、目今承疇三桂、為何又替清兵來做大帥、要滅主人、魏豹遂將洪吳二逆賊事實一一說與通事、

通事曰、忠臣不事二君、犬馬猶知報恩、你中國出了這些逆叛壞人、天下如何不失、只今晉王李定國白文選等、又吃劉孫可望自家内裡爭戰、以致滇黔失陷、來此這地方避兵、我看這衆多老爺、越發不像個興王圖霸的人、就有晉王、也是一木難支大廈也、通事見馬吉翔同沐國公、即辭去、八月十四日、緬酋傳要沐國公過河去、并索五月答貢禮物

上賜以金鼎杯二隻、綵緞紵絲各二十疋、沐天波至緬城、與小邦土司官一體見、緬酋上坐、點首含笑不語、天波不獲已從之、歸而大慟、衆官多譏議之、天波曰、舊日外邦蠻夷入貢、酋長至黔國府、皆匍匐拜跪階下、不敢仰

視至今而反屈于彼、因我國君臣避難失勢、如強執不從、恐禍生不測、今又衆恐于我、及詢訪通事、始知緬俗以八月十五日、各蠻來貢、是日要沐天波送中國禮物、以張威勢于諸蠻、時有禮部員外楊在、行人司任國璽、各具本劾奏天波辱國、留中不下、是月

上病足、緬俗信禱祀而無醫藥、日夜痛楚不安、諸臣于竹城之外、四方造亭四所、每日讌飲不休、

上聞而怒、使小閹傳諭切責之、着錦衣衛趙明鑑、將亭拆去、九月十九日、緬酋進稻穀、

上命分給文武官、十月、禮部及監員進新曆、是年六月、延平王朱成公、統水師三十萬、由崇明進次洋子江、克復

鎮江及瓜州、大敗清兵于金山龍潭、斬馘五萬餘人、遂攻圍南京城、剋期恢復、沿江一帶州縣、望風歸附、七月、清總督郎廷佐、徵調松江總兵梁化鳳入援、化鳳初已抒誠于我、率兵至丹陽、因放化鳳過、入南京城、後來成公日久懈弛、放兵四出、梁化鳳悉心覘、出不意、夜襲我營、成公因戰敗退師、士 民失望、孝廉鄭延琦悲憤疽發背而卒、

（庚子）永曆十四年春正月朔、

上在緬之赭梗、各官朝賀、免朝、二月、晉王李定國及白文選合兵攻緬索迎　宮駕不得、大敗緬兵于瑞羊兵、七月、緬酋請沐國公過河、沐辭不去、緬使曰、此去不似先

前、及見時、蕭降階鞠躬列坐、通事傳言、乃知我各營兵
又將近阿哇城、李定國白文選邢三昇、等各統所部于
永昌鎮沅順寧三府、大勝清兵、欲圖恢復等事、九月、晉
王李定國本到迎　駕、云臣自磨盤嶺至今、前後三十
本、未知曾到否、今與緬王相約、以何地方交遞其時緬
酋差人送本、諸臣遲疑、在內並未計議出緬之策、緬官
求敕一道即去、其迎駕各營兵、久候無的實、又拔營而
去、十月、遣官詢緬民兵將情實、緬民云、中國各將官、只
知在緬地方聚落焚掠、即要我國賠象幾隻、兵馬糧餉
相助、也要好講、奈一營去、一營又來、來時又不着甚跟
尋、好反、就動刀戳、村民遠々逃躲、從何知得一個信息

反靈作歹刀戳
作刀槍

時禮部侍郎滿琪、有弟琦、能約語、每多飾說以悅
上意、御史鄭昌期、馬吉翔、參稱其忠貞可嘉、行李蕭條、
上賜黃金三兩、陞河南道、尋改兵科給事、烏沙知府王祖
望、善岐黃、中宮有病、召入用藥、病痊、命下吏部、將王祖
望補用、吏部以戶部浙江司擬復、
上命改擬回奏、以主客司銜復之、始依用、與太常博士鄧居
詔一本、為停止不急之務、仰祈修省等事、內有使馬吉
翔及各員、自衒自媒、而未嘗有一奇畫善策、以求出納
等語、 旨下該衙門知道、是日以任國璽為江西道御
史、鄧居詔知國璽附吉翔以求轉御史、遂一本劾國璽、
而國璽亦一本參居詔

上名而貫、在緬日久、大臣有竟日不火、或三日無吹烟者、
馬吉翔奏之、
上頓內無餘物、將寶璽付掌庫司李國用、命碎之、國用叩
頭曰、臣萬死不敢碎此寶、次日吉翔國泰二人、將黃金
寶璽鑿碎、散給貧乏各員、時有得二兩一兩以至八錢
不等、通判王昇、斷炊五日、辭金不受、
上以鄧士米為吏兵二部尚書、先是十二年春、任國璽一
本、請　東宮開講、奉　旨秋涼舉行、後以邊警日急、入
緬又經一載餘、至是　旨下、任國璽有何書可進呈覽、
國璽將宋末集要上之、然璽內監李崇貴、舊乃監府副
承奉、每請東宮讀書、又將養正圖、乃萬曆初大臣纂註

古帝王攷定、可為勵戒者、勅　東宮省玩、崇貴嘗向人言、朕朝皇帝、多壞在我輩、如伴東宮、誘引戲耍逸樂、及長大登位、日以聲色玩好犬馬珍奇、蠱惑心志、疎遠賢臣、不省正道、今國泰所為亦如此、

（辛丑）永曆十五年春正月朔。

上在緬甸之赭梗、百官朝賀、免朝、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遣緬氏至赭梗入奏云、不敢領兵速進、恐緬人害　上也、必要他自送出為上策、

上敕諭以奇兵來救切切、及後白文選等九營兵十三萬、札營於阿哇城對河、放大砲、准定攻城、終以不知　車駕在何處、遂不敢攻、先是正月、晋王李定國與緬人戰

於洞泊、白文選助之、大敗緬兵、殺數千人、緬終不肯送駕出、洞泊與赭梗尚遠、井梗與赭梗兩地、隔一大河、相去七十餘里、山林曲折、蕩蔽、彼此阻絕不通、河闊水深、湍急無一船筏、我兵已搭浮橋、緬兵在急拆去、再十餘日、緬人言兵又去矣、三月、有忠義男士、塗與數十人歃血、要把　東宮搶出、殺開一路而去、去時定殺吉翔國泰、机洩、國泰吉翔乃奏云、這一夥人結盟殺緬、

上着錦衣衛客查、內有沐國公家人李性、勇力千斤、善使三十斤鐵鞭、前入緬時、藏鞭在身未察、總兵王啟龍家人李愛亦勇、而精用雙刀、此二人皆令其主即時處死、其餘人不究、先是永曆十年、有沅江土官欲請總兵救

壹作王啟隆

印被可將緬甸地方為一省、背立府縣、時馬吉翔欲上官龐為僉、議分八千、吉翔不允、遂寢其事、蒲纓曾為居閣請說、今見緬酋狀凌已極、遂悔從前吉翔貪僉貽誤而怨恨之、二人爭鬧、衆始知之、五月、江西道御史任國璽、一本、為時事三不可緩事、上年一本請為　東宮開講、期年不行、今日危如壘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當日定計入緬者、馬吉翔也、若講書亦須科道侍班、講畢務則當求國勳臣皇親等、

皇上為天下於兵、今何吉翔議入緬則入緬、吉翔允釋戈甲則釋戈甲了、吉翔無以辭、次日、　旨下着任國璽獻出緬計策來、國璽又一本、云能主入緬者、必能主乎出

廣本作累卵

納、若當日先與出納之策、何以敢決入細之計、今日事
勢如此、則卽前于言事之人矣、次日、主客司王祖望、傅
上、鄧居詔、各具本劾吉翔、是日
上、侍化御自外楊在于　東宮講書、偶在欽賜坐、曰古昔
三公坐而論道、今之侍講侍讀、蓋倣古意而名官也、
上聞之、命講官坐講、但在兒與頃內監李崇貴立于旁、不
便坐、次日、侍講與墨某、崇貴同奏曰、今日雖屬亂、禮不
可廢、日後知者嘖
上講、不知者謂從欺幼主也、自後每講與坐、乃出宮、五月
二十三日、緬酋以弟莽猛白剛強、乃以老避位、讓弟代
立、求索賀儀、以其事不正、遂不遣賀、八月初七日、復

守備官兵通事來言彼在此分苦三年當獲重賞
上及將官以日久實差無以償緬官含羞忿忿而去十六
日緬官請人來數位過河議事衆官推延來去十八日
緬官又來說此行無他我上广怕你中國人不懷好心
請上吃咒水即盟誓也盟後你們好通河往來若只在
此某守沖日用也跟隨十九日馬占翔正因叅議大小
官員俱同去准將二小內臣一老年走不動者及病不
能行者亦人而已過河看到已時有緬兵三千將諸臣
所看地圖定了曰午英汇卻出來吃咒水有一人不出
來說水戲判兇衆人備戰欲與相敵手無寸鐵且慮
上及官闈雖說其黑吉利當日不聽決計入緬既誤入緬

地、又不該拋棄兵械、逃至日中、只得齎出、出財俱被害、
是日、
上割亂、與
太后　皇后、皆欲自縊、隨侍曰、
上固欲如此、奈有　太后、在少頃、緬兵入宮、未敢傷人、只
掠財物、而兩貴人、及宮女、在各官妻妾、于賊未到時、俱
自縊死、至日暮、有通事引前緬官至、喝其兵曰、有令在
此、不可害　皇上與沐國公、而沐國公已過河死矣、吉
王慈烇、自縊死、緬官又請
上移住沐國公府、計查所存人口、共二百四十有七、被害
王公及文武諸臣、共四十九人、松滋王儼鍓、宗室朱議

滇、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惟柊、文安侯馬吉翔、總兵蒲纓、馬雄飛、尚書鄧士廉、閣部郎之奇、禮部員外楊在、文選司員外楊生芳、主客司王祖望、張伯琮、戶部郎中裘廷謨、武選司主事郭璘、御史鄔昌琦、任國璽、太常博士鄧居詔、學錄潘璜、典籍齊應選、通判王昇（手殺數人）、安朝柱、陳謙、靖夷將軍魏豹（手殺數人）、總兵王啟隆（手殺數人）、吳自京、龔勛、錦衣衛任子信、張拱極、丁調鼎、宋衡湘、劉相、吳承爵、宋國柱、鄭宗華、[illegible]盧銀、秉篆監李應芳、司禮監江國泰、李茂芳、典璽內監李崇貴、內官監楊宗華、楊強益、沈（名缺）、周（名缺）、盧（名缺）、曹（名缺）、張伯宗（丹徒人吉禾北張氏兄）、旗鼓吳上周盡于諸使者二十一人、總兵熊（名缺）、錦衣衛趙明鑑、標將姚

缺黃缺、王大雅、李泰、吳永胤、王國相、鄭文遠、朱文煌、李洸白、凌雲、尹寬、嚴麻、柴、凌成、千戶朱缺、吳缺、百戶劉缺、鴻臚寺序班宋國相、李缺、廖缺、亂後相繼亡者三人、東華蓋李猶龍、李國用、蔣進朝、臣下未遭亂而病死者八人、潘琪、薛環、朱仲、（三人死于己亥年）王名偉、（死于子年）康瑞昌、王劉書、忠蘭缺、劉缺、徐鳳翥、（四人俱死于辛丑年）婦女之自盡全節者十六人、劉貴人、楊貴人、吉王妃張氏、（以上俱自縊死）松滋王妃皇親王國泰妻、姜承德妻、（以上俱自縊死）王啓龍妻吳氏、妾周氏、（自縊死）吳上妻、（自縊死）馬吉翔女四人、（兵至皆自縊死）大理卿齊環妻、（投水死）又有通政使朱蘊金、（自縊死）中軍姜承德（自盡）晉王麾下總兵潘世榮、向鼎忠、溫如珍、范崇禮四人手殺

數釁而後死、又副總兵高陞、李太建、張龍、三人俱于十五年馬吉翔令出緬以通兵信、緬人殺之于路者、又魏豹妾屠氏、任國璽妻、吳承爵妻、三人先于十三年二月、由旱路入緬被害、知名者附記于此、此外有錦衣衛諸員入緬者百人、後先相繼死、皆未詳姓氏、又有文武家眷婦女百餘人、于緬賊未到時、皆從容就義、死甚烈、祇以死在蠻漢、無從詢考其姓氏、故不能備載、亂後數日、

上命葬埋死事諸臣、及節烈諸婦女、以每家為一坑、坎各以衣衾裹覆平鋪、不令縱橫重疊、皆以深阱、上築些土、不封不樹、恐留識認、久後伐掘也、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斷烟火、有各寺緬僧餽食、二十五日、緬酋仍修憾原

慶請
上
入內住、遣官米食等物、二十五日、又進鋪蓋銀米布帛
等物極多、乃曰、我王子無此歹意、只因中國各营在外
殺害地方、民心深恨、皆衆民所為之事、八月、晋王李定
國、以十六舟攻緬、後為緬所敗、覆五舟、乃與白文選俱
引兵退、至九月
上病、緬酋差醫來調理、時宮中及諸臣家屬大小男女未
遭兵傷者、俱相繼病死、十一月十八日、
太后病篤、
上曰、天意若不祚我明、朕死于此也、然、只是
太后骸骨、何時得歸中國、故上、又云舉呂王白文選、朕甚

負之他有許多功績、未曾封他為郡王、況他于前月就兵入緬來接、但隔絕于此、不得知道、又嘆滇黔百姓、六師在彼、若累多年、今洪承疇吳三桂二逆賊、領虜兵在彼、又不知百姓如何苦狀矣、十二月、逆賊吳三桂統兵入緬、要緬酋將　宮駕送出、十二月初二日午後有三緬官來見

上曰、此地不便住、請移他處、你中國兵已近城、我國有調來兵馬、必由此經過、恐驚　駕、言未畢、數十緬酋將

上連御座抬出、

太后悲泣、

上行未一二百步、即有轎三乘來請

太后　中宮　東宮皆乘轎、其宮內大小男女御物俱不
收帶、各官家眷尚有數十人、跟走不及、後亦不知其下
落、行走一二時、以船渡過河、時天已昏黑、聽有人爲米
性、目中不能辨識是何兵、至二更時到營、乃知陷賊營
中矣、次早歸老營、行百里、初五日、住扎、初六日、復至阿
哇對河、扎營二日、已安架大砲、欲攻城、初九日、忽傳吳
三桂令起營回滇、即日長發、大小人等于路皆有馬匹、
上乘轎、
太后　中宮　東宮共轎四乘、賊營將軍總兵章京將領
　盡擁隨
上轎行、早晚進膳、云奉吳三桂令、極整齊、盛以金銀盤盂

鮮服鋪蓋、皇親宮女人等、均有衣被、一路早晚有數十人供奉、皆吳三桂家人云、

太后一日問一小侍、汝家吳王在此、何不來見、小侍曰、每常在

皇帝向前、雖在非衆多官將中、退藏不出、但坐將見貓鼠不與別人一樣、又有許多蝦子跟隨、 東宮曰、孤今十五歲、看書史、古有以鳥紀官者、廣又以魚類紀官矣、我父子君臣、正所謂龍遊淺水遭蝦戲也、先是二月、逆賊吳三桂以兵勢喝緬甸、緬酋聽吳三桂之說、遂將

宮駕送出、三桂回滇、是時李定國据磨盤山、先後與賊兵大小十餘戰、欲迎復

東興、終以兵少粮乏、孤軍無援、遂走入孟艮孟定、八百媳
婦等處以圖恢復
（壬寅）永曆十六年春三月十三日、
上回雲南城、 各官出郊迎接、
上入公館、各官進見、
上閉目不視、奏語不答、四月二十五日、
上暴崩 東宮亦遇害、是日晴天無雲、忽霹靂大震、雲霧
塞天、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滇人老稚悲慟、逆賊吳三桂
營中有劉鮮欲討賊反正者萬人、机洩、俱為賊所害、共
見有黑白二龍上騰天際云、
太后 中宮同日自盡、我大明一統之中華、古帝王相傳

之天位、至此難于紀次矣、嗚呼痛哉、六月二十七日、晉
王李定國聞
駕崩、不食數日、卒于猛臘、國姓成公亦卒、諸子擁護　曾
監國子孫駐兵臺灣、以永曆紀正朔者三十五年、後叛
將劉國軒施琅等降清、諸王子自盡者六人
高皇帝龍種潛鱗、蒼山岩海間不可得而見聞矣、

孤臣金鍾曰我
永曆皇上以仁慈之主登極于傾覆之秋內遇跋扈挾持
之元兇外當引寇弒君之巨逆事極難矣然使沙楚
川廣之版圖不陷則財賦兵甲猶足經綸孫渕王陳
之叛亂不生則事勢人心尚堪戰守更得文臣如瞿
式耜何騰蛟武臣如焦璉李定國數人皆能臥薪陳
師鞠旅於博收智勇異能之士以誅亂討逆則天下事
尚可為上況跡于少康光武下而晉宋東南之業可
坐定也奈孫可望以獻賊餘孽始而脅請王封繼之
竊據要害所以未遂篡逆如莽操着以定國兵威足
以制之耳卒之封　駕稱兵命追叛亂而半壁山河

後隨可望而陷迨胡南向廣達沉而潰然一隅上播
民貧賦稅不足以養兵豈濕不可以帶甲判苗蠻難
嚴人心易合求易離
聖主效用忠臣盡瘁一木固難支大廈矣若夫倉皇入緬
本無遠策退與有成之保聚竟等　車駕于派注且
自棄戈甲徒手蹈險數奇之國等外兵不得入入而
一河之阻聲息不通遇難諸臣相繼殞命即書王孤
軍百戰豈能收虞淵捧日之功哉嗚呼國無不亡寧
為玉碎毋為瓦全哉
皇上　東宮烈日難犯不少蒙纏指斛
烈皇帝爭光矣而弒逆大憝畀豺虎以攻又毋面天之悉

虛本爲千作　未有如吳三桂洪承疇之二賊者也　又曰自戊午
戊戌　十二月
惟懔作序　皇上及文武諸臣悵偎去滇避亂吳賊止寅三月出滇歸
皇　滇凡二載三月謝政難以紀然　國朝不運存亡
繫焉戊戌以前人思舊德家鬪王章政事刑賞紀綱
猶倚臣惟於繼之接續首事之時顧其人要及乎入
緬後地僻荒遐徼處門之語言不通舟車半至于北
不動搖輯則興傳無傳則千載下欲如帝昺秀夫作
昺帝于崖山不可得矣故紀入緬者亦猶宋之崖山
也紀出緬以入滇者亦猶帝昺秀夫之蹈于海也何
可以無紀耶然入緬以後非身經歷難盡從在緬所

親目覩之人則其言不足信經險難流離而非留餘生以里歸故土者則其言傳而無徵信而有徵矣使其大義不明則一字之是非失千載之曲直其此三難而不得不辯析〻傳諸紀載不更難耶陳鍾採訪其事約畧紀之難〻事之所關其辭而不異者自在所謂同者從同也一人之始終異撰而所以異者自明所謂異者從異也歲在乙亥清入關餘五十年而皇明之亡三十三年矣鍾江海餘生爲世遺言漂人亡蹟恨後有作者異世下欲尚論其事而無從章徵歲澂、滇南人言洵中軍監詳及魏將軍子博採幼經難後隨家人出緬更有江右僧昔在庵從以徵仔利

庚午金陵兼詢丕廣錄其事之實而言之雖者俟後
之君子參訂云爾

乙亥春三月泜陽金鐘謹述

遺民重本曰我
皇明勝前朝者十事先臣言之詳矣至一代之始終興廢
乾綱獨斷非臣下所能贊襄者先臣固無從縷計而
陌論之也時俗之論孰不曰我朝之開國類漢祖守
成類孝文而末造之厄於虜患不能恢復舊物也類
南宋諸帝此言近之定則不然漢祖誅暴秦滅强楚
高皇驅胡元蕆爲漢功似相埒而暴秦非胡元比也秦殘
一代之黎民元益百王之區域罪之大小既殊則功
之高卑亦異况漢祖謾罵儒生而
高皇帝甫下金陵即禮聘四先生以開文治規模宏遠非
漢祖可侔矣故天生

孝宗皇帝以上哲之姿而篤好主敬存誠之學憂勤惕勵
十有八年衆正盈庭群黎徧德道洽於甲戊成康而
隨孝文之尊師黄老矣盛極豪閑內外多故亂致甲
申之變
烈皇帝躬殉社稷上報
高皇帝古未有也至末造艱危流離於浙閩播徙於滇黔
祚不及臨安之鄉而禍似厓山之酷數天之下叩雪
咨而泣泳天者曷有極哉雖然殉國諸臣間關戰守
如史可法黄道周張國維瞿式耜盡瘁捐軀九死稱
壯可方宋之文信國陸丞相黄得功李定國孤軍百
戰可方宋之張元帥此人臣之分後先一轍也君若

道承乾秉范處正則哉　朔本造
諸帝有非季宗諸君可彷彿者卓爾敵臣有特見焉嘗
國都之家屢闖賊也變出非常南都大臣臨節不奪
者獨史可法一人而不得主定策之任
新君正位寧相從我權歸馬阮
帝無大失德將為匪人馬士英等所掩蔽以致傾陷舊京
愴猝遇難甘心玉碎較靖康之舉族北轅者異矣斯
時浙推　監國而閩立
思文而不相聞俟衆事變即諸臣互分向背而一姓本偏
同心西興倡義之師數十萬人雲集江上外推強寇
內護行宮血戰經年國威稍立固諸老臣報國之忠

虛本以作此

衆士民勤王之義亦　監國之知人善任有以作忠
義之氣而導之前耳無何朝權握于鄭師不出師擬
浙而事々阻撓以錢江所以失守魯國由之駐師也
監國去浙而入閩亦陷矣

思文帝志存興復禍患頻仍人第見載書隨行目為迂沛
不知運數難憑乾元獨立造次顛踣中猶與古聖賢
酬對

隼廷虛本作
卓存

帝后同日崩殂爭光日月較之隼廷降表乞命虜廷兩宮
北行九廟再停者又判若天淵矣奚哉

永曆先皇帝十六年之事猶潛龍飛亢無不與道相準尤
為卓越千古者當其潛龍桂邸恭懿性成淅閩淪亡

大臣推戴

太后猶曰仁未不足以撥亂宜更擇親藩英明神勇者立之

固無心於天位矣瞿式耜等再上箋而權居監國三

上箋而正位九重當躍而躍當飛而飛皆天命人心

所維繫

祖功宗德所憑依

先皇帝有安天下之志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是時妾任式

耜以經邦推轂騰蛟以討賊致書　魯監國叙親々

之全誼敉命諸大帥計匡復之遠圖文經武緯柬道

握机古大有為之君豈是過哉第服國喪十之八九

止存粵西滇黔一隅而吳三桂洪承疇孔有德尚可

吾諸逆賊復乘虎狼以犯君父天下忠臣義士無不
欲食肉寢皮而國家當傾覆之際石柱重難匡之勢僅
保殘疆剩土以憂勞
聖上豈治全盛之金甌頒不足奮揚威武耶逆由肇慶而
駐蹕桂林瞿式耜何騰蛟堵胤錫等相繼死節大星
隕而諸葛亮祁山之師卒難興復漢室矣不得已復
封可望　移蹕安龍寔非
先皇帝之本意時當天亢豈能藉此地以復舊業哉然而
天心一日未改
廟社一日可延則人主有一日不可卸之重任故安龍数
戕死節者二十有二臣雖不免有悔而鎮靜當之此

先皇帝之善於從亢者也幸有定國之忠盡善戰斬謎前
誅有德敗可喜大張國伐定國足守關外爵比親藩
護　駕入滇
皇輿復登命將出征孫可望七十萬之衆一日去逆來歸
亦足見人心之歸順矣唐家四通倉卒幸緬雖主之
有馬吉翔而李定國等亦以捲土重來孤忠足恃
先皇帝豈不知事勢至此萬不可為與其館滇蜀卽不若
待盡中土耶其奈臣庶之歸仁景附太王之避狄不
將夔則從王其安芋亦不肯一息偷唐跋涉蠻邦流
離道路甚至駢首受緬酋之戕肝腦塗地畢無怨叛
之心

先皇帝罔不忍早絕臣民而自為之計此又善於處死者
也且顛沛之時　東宮開講明主陳行千古之曠典
諸臣既知危亡旦夕倘滇南亦予還害賊必念之不
置即先在滇日還可望妻孥不聽諸臣禁留之請皆
不為利害所動而獨存天地之仁樹君師之軌者也
彼晉王定國百戰不回赤心捧日謂非
先皇帝過化存神之澤足以激其捐軀報國之忱乎然慈
祥者或損威嚴德意者不能剛決回滇之日倘
天顏稍假虜不且以胡元之待德祐者待我
先皇帝即主極當尊　天威難犯奉決不容於雜處禽獸
不可與語言

先皇帝付之不視不齒已不啻寸磔亢兇炯消異類神武
昭於宇宙矣逆賊徒肆猖天之惡而
宸衷坦化於太虛先臣高攀龍有言曰吾輩此時有一毫
畏死之心則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斯言也
可作
先皇帝遂錄矣安能諸稷之時未可死斷不輕死出紹回
瀕之日不可生斷不倖生此
先皇帝之處亢執極示百世以尊陽之義役普天以討賊
之權者也微臣故謂
先皇帝之潛躍飛亢無不卑諸乾道者以此是我明
高皇帝之開創

毅皇帝之守成
烈皇帝
先皇帝之殉國皆非三代以下諸君可比其餘屬在玉牒
者罔不抗節松筠潛蹤山海祇有起義師之朱容藩
並與拜犬羊之趙孟頫孰謂始基僅等西漢而末造
・竟類厓山也哉雖然
高皇帝
毅皇帝之承景運而陳常立極也易
烈皇帝
先皇帝之遭際難而成仁蹈道也難
乙亥・秋九月朔東海遺民重本稽首拜手謹誌・

亡友潘伯寅藏有王本系盧雅雨手抄本詫為奇寶今於廠肆購得此書抄手甚精惜訛字頗多因借盧本逐條校訂俾得此書成一善本亦快事也

壬寅三月　穎生記